

中國學為何需要與世界對話？

——專訪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中國學研究所所長沈桂龍

中新社上海6月18日電 隨著中國在全球事務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原先「藏在深閨處」的中國學研究也在世界範圍內逐漸壯大起來，日益成為一門深受中外學術界關注的「顯學」。如何不斷推進世界中國學研究，推動中國與世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鑒？中國學為何需要與世界對話？中新社「東西問」近日就此專訪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中國學研究所所長沈桂龍。

現將訪談實錄摘錄如下：

中新社記者：「中國學的世界對話·比利時論壇」即將在布魯塞爾舉辦，這也是世界中國學論壇陞級為世界中國學大會後首次走出中國。這對世界中國學大會來說意味著什麼？

沈桂龍：發展日新月異的中國，讓中國研究日益顯出真正意義上的世界性。在這個過程中，本土的中國敘事與海外的中國敘事的交流互鑒日益頻繁，並在這種日益頻繁的交流互鑒中逐漸形成中國研究的第三種敘事，即以中外互鑒交流為主要形態的世界中國學敘事。

去年11月，世界中國學大會·上海論壇拉開帷幕，全球400多位專家學者在滬深入探討「全球視野下的中華文明與中國道路」。

中國學的發展，既要「引進來」，即讓外國的學者來中國進行討論交流，同時也要「走出去」，到海外就中國學的發展進行討論。

世界中國學大會每兩年舉辦一次，兩年當中也會舉辦一些區別於世界中國學大會但在世界中國學大會框架之下的其他學術會議。比如即將在布魯塞爾舉辦的「中國學的世界對話·比利時論壇」，將有近60名中外學者圍繞「中國學與歐洲的中國觀」展開深入研討，其中包括英國劍橋大學東亞系主任胡可德、德國圖賓根中國中心主任施寒微等知名學界專家，也有西班牙知華講堂主席羅莎·塞維拉等頂級智庫代表。

這次在比利時舉辦，未來也將在其他國家辦，比如在印度尼西亞開，那可能就是「中國學的世界對話·印度尼西亞論壇」。

這就意味著中國學的發展是放在世界層面、或者說是全球視野下去進行交流和討論，同樣表明我們會有一個更多樣化的、更多層次的、更全面的學術開放路徑。

中新社記者：「中國學的世界對話·比利時論壇」將發佈英文專著《世界中國學概論》，這是出於什麼考量？

沈桂龍：去年世界中國學大會·上海論壇的書展上，《世界中國學概論》《世界中國學導論》《「一帶一路」視野下的中國學研究》等有關世界中國學的新作，受到與會中外學者的青睞。學者們認為，相關作品能幫助他們更好地理解主要研究對象、更全面認識世界中國學。

《世界中國學概論》將中國納入全球視野中考察，對譚中之問、湯因比之問、彭慕蘭之問等國際關注中國的代表性問題做出回答，探索世界中國學的豐富內涵。

海外中國學有很多關於中國研究的作品，但過去我們曾經更多做翻譯別人的作品、瞭解別人的研究方法的工作，發出中國自己的聲音相對較少，那麼在這個過程當中，就很難影響到海外中國學專家的認知和看法，對海外中國學研究成果中一些偏見甚至是完全不符合事實的結論，扭轉其認知、消除其負面影響的努力也就相對不夠。

發佈英文版本的有關世界中國學的國內著作，將中文敘事轉化為外文，是希望在學術開放的過程中，用外國人更容易接受的閱讀形式、語言習慣來介紹世界中國學的新增研究內容，讓世界上在不同語言語境中生活的人都能參與到對話研討中，為不同文明的互鑒、發展、創新貢獻新思路、新啟迪。

目前我們的翻譯是以英文為主，將來如果條件許可，會考慮出版其他語言的版本。

中新社記者：世界中國學研究有哪些新趨勢？

沈桂龍：海外中國研究始於「耶穌會士漢學」，迄今已有400多年歷史，歷經歐洲漢學、美國中國學的繁榮興盛。當下世界中國學蓬勃發展，中國學的版圖或者說空間格局發生了一些重大變化。

專業漢學在歐洲建立後，歐洲漢學以法國為中心，側重對中國古代歷史、制度、哲學、語言、文學、藝術等領域的研究，講究典籍的校勘、考據與註釋功夫，我們也把它叫做對傳統中國的研究。這一時段的空間格局其重心是在歐洲。

二戰後，美國中國學興起。美國中國學更關注中國的現當代變遷，在研究理論和方法上廣泛借鑒和運用社會科學甚至自然科學的方法進行研究。中國學的發展重心逐步從歐洲轉到了美國。

2023年，世界中國學大會召開，世界中國學概念在全球更廣範圍內被接受。世界中國學旨在推動中國本土研究和海外中國研究的交流互鑒。各國專家學者正成為融通中外文明的使者，努力為繁榮世界文明百花園注入思想和文化的力量。

當前，雖然中國學發展的主體力量仍以西方為主，但會看到原本被視為中國研究「荒村」的亞非拉國家也開始越來越多地關注中國、研究中國，相應的研究機構紛紛成立，研究中國的學者越來越多，從這個角度上來看，整個學術空間的格局是從中心化向均衡化的方向轉移。

除了空間板塊的變化，代際變化也很大。過去知名的中國學專家多是較為資深的年長者，他們那一代人關注的也多是傳統中國研究。現在湧現出了一大批新生代學者，他們正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此外，研究範式和研究視角也發生了改變，可以看到更多實證的方法體現在中國學研究中，尤其是近些年，跨學科跨領域多方法的運用更加明顯，這說明海外學者對中國學研究的方法走向了多樣化、科學化、綜合化。

過去有不少海外學者以西方中心的視角來看待中國的發展。隨著中國不斷發展，開放的姿態不斷強化，本土研究和國際話語的持續提昇，從全世界範圍看，更多的學者已經意識到中國發展的獨特性，用更加客觀的視角思考中國式現代化的未來走向，而不再簡單地把西方理論套用到中國的發展實踐當中來。

中新社記者：目前世界中國學研究的熱點和焦點有哪些？

沈桂龍：海外中共學正成為世界中國學研究的一大熱點。21世紀以來，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日益增強，「中國崛起」成為國際輿論場的焦點。西方學者非常關注：中國這麼大的一個國家為什麼能夠取得成功？於是，他們就開始研究中國共產黨是如何領導中國人民取得如此輝煌的成就。他們認為，要解讀中國發展取得巨大成功之謎，就需要瞭解中國共產黨，就需要去研究中國共產黨自身發展的過程，以及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不斷取得偉大成就背後深層次的原因，所以現在海外中共學的研究正在成為一個焦點。

中新社記者：當下，世界中國學研究正處在一個重要的轉型階段，世界中國學選擇「走出去」有何文化意義？

沈桂龍：2010年，世界中國學論壇陞級為國家級學術平台，該論壇隨之走出國門創辦了美國、韓國、德國、阿根廷等海外分論壇，形成廣泛的國際學術交流網絡。

到海外辦論壇，會接近受眾、強化中外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鑒，有利於將真實的中國理念、中國故事和中國聲音在當地傳播。在海外辦論壇的過程中，外方合作夥伴會更多參與主題、議題的設置，最終呈現出的討論題目，更進一步符合西方關注和思考的方式。更重要的是，因各種原因無法來中國參加世界中國學大會的學者可以參與其中，這種「面對面」地共同就中國研究的熱點問題和核心議題展開的交流和對話，會比線上或者零散的交流更有效，也更契合海內外中國研究學者加強互動、增進彼此瞭解的迫切願望。

與此同時，藉助這種交流與對話，還能逐步破除海外中國學研究長期存在的「西方中心論」，在學理上重構世界的中國形象；此外，還為本土的中國研究提供更深廣的「他者」視角，提昇「向世界說明中國」的能力、層次和水準。

「閩人三十六姓」何以入琉球？

——專訪福建師範大學中琉關係研究所所長謝必震

中新社福州6月16日電 「我在福州工作的時候，就知道福州有琉球館、琉球墓，和琉球的交往淵源很深，當時還有閩人三十六姓入琉球。」2023年6月，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中國國家版本館中央總館考察調研時表示。

《使琉球錄》由明代陳侃在嘉靖十三年（1534年）擔任冊封使前往琉球冊封國王歸來後在福建寫成。明朝曾向琉球派遣使者20次，琉球入明朝貢達300餘次，頻率之高，是同時期與中國往來的任何一國都無可比擬的。

琉球國與中國有何歷史淵源？何以「閩人三十六姓入琉球」？福建師範大學中琉關係研究所所長、特聘教授謝必震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對此進行解讀。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琉球國在哪裡？與中國有何歷史淵源？

謝必震：琉球國位於中國台灣島與日本九州之間，即今日沖繩地區。傳說中認為琉球國自「天孫氏」開始，傳至25代。琉球國舜天之後為英祖王時代（1260年至1349年），1350年起進入察度王時代。1372年，明太祖朱元璋詔諭四海，中國與琉球國建立宗藩關係。清承明制，中琉友好交往500多年，直到1879年琉球國為日本所吞併。

實際上，琉球國在與明朝建立正式邦交之前，就與中國有海上交通往來。日本考古學界調查表明，11世紀末、12世紀初以後，中國陶瓷經日本博多傳入琉球群島，並逐漸

普及群島全域。然而，琉球群島發現的兩種中國粗瓷，在博多並未出土過。對此，日本學者田中克子指出，這兩種陶瓷應是13世紀至15世紀福建北部窯廠燒製之物，在琉球群島發現而未在博多出土，說明了在中琉官方進貢貿易制度確立之前，民間可能已有直接的貿易往來。

1974年，琉球八重山考古發掘大量南宋時期福建閩清義窯的瓷片。這些並非自博多轉口的瓷器，也印證了13世紀福建與琉球存在貿易交通往來。

明朝初年與琉球國建立正式邦交關係後，中國冊封琉球，琉球朝貢中國，中國向琉球派遣閩人三十六姓幫助其來往朝貢，琉球派遣大量留學生來中國學習。通過不同途徑，中華文明在琉球廣為傳播，在政治制度、思想理念、文化教育、生產技術、醫藥衛生、宗教信仰、生活習俗等方面深刻影響了琉球社會。

中新社記者：福州為何有琉球館、琉球墓？

謝必震：明初實行海禁，對外交往規定福建通琉球、浙江通日本、廣東通東南亞各國。最初，福建市舶司設在泉州，琉球人來中國必須從泉州上岸，泉州設「來遠驛」專門接待琉球使臣。明成化年間，福建市舶司移置福州，琉球人的登陸地點從泉州改為福州，建「柔遠驛」。當時，駐留柔遠驛的大多是琉球人，故久而久之，人們就將柔遠驛叫成「琉球館」。

明清時期，中琉交往以福建為平台。明

成化年後，琉球人主要在福州活動。一部分是使團人員滯留福州。每次琉球使團來華都有300人之多，除規定25人進京外，其他人都留在福州等待，在此從事貿易活動、學習技術。還有一部分是各地遇難飄風的琉球人，按規定，無論他們在哪裡獲救，都會被輾轉護送到福州驛館，等待安排回國。有的琉球人不幸病故，就永遠長眠在福州。據載，清代，在福州亡故的琉球人有578人，大多就地埋葬。

歷史上，福州琉球墓群有多處，金雞山、吉祥山、望北台、張坑山、高蓋山都是琉球墓地。現存的琉球墓地，僅存張坑山和高蓋山兩處。

中新社記者：「閩人三十六姓入琉球」講述了一個怎樣的故事？對琉球有何貢獻和影響？

謝必震：明代史籍記載，1392年，朱元璋賜給琉球「閩人三十六姓善操舟者，令往來朝貢」。這其中多為河口（今福州小萬壽橋附近）一帶善于駕船的福州人。不過所謂「閩人三十六姓」僅是一個概數，實際遷入琉球國的，遠遠超出三十六個姓氏。

琉球國較貧窮，航海力量薄弱，是「縛竹為筏，不駕舟楫」的狀況。明朝政府不僅向琉球國贈送海舟，還宣佈「閩人三十六姓移居琉球」。明朝實行海禁，以海外貿易為生的閩人頗受影響，而一紙頒令賜閩人三十六姓給琉球，實際上讓往返中國與琉球貿易的閩人有了合法地位，消除了海禁與反海禁的矛盾。

自古以來，中國就有帝王委派屬民到轄地或屬地行「封邦建國」之舉。昔周王室分封諸侯，賜之遺民，命以太史，本為古制遺義。明朝將三十六姓賜琉球，亦沿此舉。

閩人三十六姓移居琉球，促進了琉球社會的繁榮和進步。儒家文化也隨之傳入，當地逐漸成為「風俗純美」的「衣冠禮儀之鄉」。

閩人及其後裔在琉球位居高官，有的任權傾朝野的國相，有的任舉足輕重的法官，相當多的人獲得爵位，擔任紫巾大夫、正議大夫等官職。有的人還被尊為琉球歷史上的偉人。一代鴻儒程順則，在琉球提倡儒學、創辦學校、普及教育，至今為當地人敬仰；集政治家、科學家一身的蔡溫，官至三司官、國相、國師，對琉球社會進步產生極大影響；還有名醫魏士哲、史學家鄭秉哲、書法家鄭周、政治家鄭迴、文化名人蔡文溥等，其事跡迄今仍為後人傳頌。

閩人三十六姓不僅是中國和琉球友好往來的見證者與參與者，更是中華文明的傳承者與傳播者。從政治體制到教育體制，從生產技術到科學文化，琉球都受到中國文化的熏陶。琉球的歲時行事與中國大致相同；採用中國的教育方式和教材，尊孔並興建孔廟；中國的堪輿學、關公崇拜、驅鬼闢邪的石獅子、「泰山石敢當」，成為琉球社會宗教習俗；明清時期的閩茶，演繹成今天的琉球料理。

時至今日，沖繩仍保留許多琉球王國時代從中國傳入的習俗。

蔡玉茵善信 捐正義廟

菲律賓濱拉岷里拉杏模拉正義廟訊：本廟婦女會副會長蔡玉茵善信令夫君陳天國善信不幸於二〇二四年四月二十九日壽終於崇基醫院，享壽八十有四高齡。

哲人其萎，軫悼同深，出殯之曰，極盡哀榮。

蔡玉茵善信守制期間，悲慟哀傷之際，猶不忘公益，特獻捐本廟菲幣五千元充作福利用途，仁風義舉，殊堪欽式，謹藉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吳清凱丁憂

菲律賓濱拉岷里拉杏模拉正義廟訊：本會理事吳清凱鄉賢令尊吳天蔭老先生（原籍石獅祥芝），不幸於二零二四年六月十八日中午逝世，享壽八十有四高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現設靈於家鄉祥芝鎮祥運村吳氏祖廳，擇訂六月二十三日上午出殯，火化安葬於石獅市永久墓園之原。

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屬，勉其節哀順變，以盡鄉誼。

蔡成福遺孀逝世

旅菲紫湖同鄉會訊：故僑商蔡成福令德配蔡府王碧玲太夫人（原籍石獅紫湖），不幸於二零二四年六月十九日凌晨一時四十七分壽終於岷市崇基醫院，享壽積閱九十有八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巴示殯儀館新厦三樓十二號靈堂，擇訂於六月廿五日（星期二）上午九時出殯，安葬於岷市拉羅瑪陵園之原。

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問其家屬，勉其節哀順變，並致輓花圈以表哀悼，而盡鄉誼。

陳華弼丁母憂

晉江市金井鎮英中學菲律賓校友會訊：本會諮詢委員陳華弼學長令慈陳蔡麗雲不幸於（二〇二四年六月十九日）星期三壽終正寢於家鄉本宅晉江市金井鎮洋下村！享世壽八十有四高齡。老成凋謝，軫悼同深！訂於國歷2024年6月22日星期六（農曆五月十七日）舉行火葬和出殯儀式。

本會聞耗，經致電慰唁其家屬，勉其節哀順變，藉表哀思，以盡鄉誼！

訃告

| | |
|---|---|
| <p>陳國良 (晉江永和茂亭村) 六月十七日逝世於家鄉 現設靈於家鄉 擇訂六月二十二日上午九時出殯</p> | <p>蔡藕財 逝世於六月十六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211號靈堂 (Sanctuarium-211) 擇訂於六月二十一日(星期五)上午六時四十五分出殯</p> |
| <p>蔡施蕊酒 (晉江市龍湖鎮瑞厝村) 逝世於六月十六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312-HELENIUM)三樓三一號靈堂 出殯於六月廿五日上午十一時</p> | <p>洪施秀圓(晉江金井鎮玉山村頂柯坑) 逝世於六月十四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201-GLADIOLUS)靈堂 出殯於六月廿一日上午六時卅分</p> |
| <p>吳天蔭 (石獅祥芝) 逝世於六月十八日 現設靈於家鄉祥芝鎮祥運村吳氏祖廳 擇訂六月二十三日上午出殯</p> | <p>陳蔡麗雲 (晉江市金井鎮洋下村) 六月十九日逝世於家鄉本宅 訂於六月廿二日星期六出殯</p> |